

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（四）

胡信田

兼述我的哲學體驗

3、道在天下，不可加損

天地間，有一個完整、最始，無窮的東西，其名曰道。道成萬物而其體無不在，人能行道而其用無不備。在天不謂高，在地不謂低；在聖不謂多，在凡不謂少。道之公平中肯如此，而不求不行，結果是不知不有。一個人生存在世上，不知道理，就是不明是非；便缺乏實際的應用，不但不能生存，則日趨滅亡，以知啓行，以行證知，道之爲用大矣！象山不是茫然的上山，而也不是一無所有的下山，既然上也不是茫然，下也應得其有。

我們的古聖先賢，無論兵、農、工、學、商，皆注重本、實、仁、義三大要領，能仁，則和，和則人歸；能實，則存，存則致用；能本，則立，立則知變。知變也、致用也、人歸也，皆從單一的健強，滙歸成整體的統一。

我們的文化，從一、從道、從已開始，從已則注重良心，而仁終而演變爲修身倫理的社會；從道則注重萬物而兼終而演變爲同生共榮的思想；從一則注重開端而辨終而演變爲別善惡、寓褒貶的治事方法。總之，中國文化、思想、精神，是：

先人而物的——而以人率物，不爲物役；（如前）
協合完整的——萬境皆是春，忌諱分割。（如後）

老子曰治大國者，若烹小鮮，使一個龐大的中國，安然就緒、和平共存的，繁榮、進步、博愛的生活着，何等容易？這從環境、命運、國防、經濟四大要素，已構成了我文化的同一基礎、

發展、認識。經濟——凡我國區域，資源、土壤各有特殊，而生活亦異。分工基於自然信條，合作出於生活必須，經濟之共同與互賴，是政治統一、民族融合的基礎；國防——我國邊界，有天然屏障，某一區域爲異族侵佔，整個民族、國家便失去了自衛上的天然屏障。邊疆是保衛民族的要塞，不容割裂。以資源言：東北的煤產、農業，西北的馬匹、皮貨，東南的鋼鐵，西南的錫鎢，皆爲民族生存要素，不可或缺的；命運——從歷史上看，各宗族命運的造成，以固有之德性，維繫其間情感而感化其間特性。在四維八德的薰陶下，中華民族已融成一個四海一家的整體的共和民族、文化、道德，五千年史，就是各族生活紀實；環境——山河大地，自成體系，西起帕米爾、北沿天山及阿爾泰山等山脈，以迄東北，南沿喜馬拉雅山至東南半島、黑龍江、黃河、長江、珠江流域，相隔其間，就是生存的場所，完整統一，形成一隻美麗的秋海棠葉。

這塊完整的國土，形成了一體的觀念，產生出興滅國、繼絕世的豪傑、智士、仁人；此中國之所以不亡、文化之所以廣被、人心之所以靈明，賴此等地靈、人傑之士，倡導、繼承、創造、始有今日。而象山便是其中人之一。

象山讀書，不問目的，這是中國人讀書、治事、修身的一個治本法則。譬如種樹：只要注意培養、灌溉的道理，樹自然會開花、結實。象山說「讀書本不爲作文，作文其末也；有其本，必有其末，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。若本末倒置，則所謂文，亦可

知矣」。

功夫熟則讀書精，讀書精則理自見，理自見則道明。到了這一步，放諸天下而皆準，加不得，也減不得，是以象山曰「讀書則以精熟爲貴。」識道的唯一方法就是「讀書」，書中含有他人的經驗，書，不受時空的限制，不受權貴的要挾。孟子曰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，此古人之學也。他這裏爲什麼提出個「古人」而不言「今人」（當時宋朝人）呢？情形正如現代一樣。爲什麼我提「古人」（宋朝人）而不提「今人」（中華民國人物）呢？概歷史是一道有源泉的水，它不停的滾滾前進，將那些輕浮的、污穢的、亂雜的，沖去、洗淨、順序；而將那些堅強的、純潔的、體統的保留下來。無私如天地，光明如日月，與太虛同其始終。目前環境混淆，自欺者居多。功者未竟其志，罪者未得其刑，必須塵埃落定，時機未到也。這是寫歷史、論人性、講「眞筆」作定稿的難處。象山曰「無常產而有常心者，惟士爲能」。這是爲人中之人的難處，執筆之士應該三復斯言！落筆千鈞力，概指有肯屈之人，而後有可伸之事，可信之言。

一個人，若不能受得委曲，就是不認識「道」的全體，「事」的眞貌，見景生情，信口雌黃，則成事不足、敗事有餘。縱能僥倖於一時，亦必被時間、眞理、事實淘汰于日後。這是「道」發展的自然現象，「事」曲全的必然之勢。只要能忍受、客觀、具體，則可免潰敗之恥，故君子不與人爭，因爲他看明白了宇宙的現象和發展的順序。只要能專學、深學、盡心，則不爲人言所動，習俗所移。總名之曰「定」。定能使心安，定能使行健，定能使理現——道全。

象山曰：

「此道充塞宇宙，天地順此而動；故日月不過，而四時不忒，聖人順此而動，故刑罰清而民服；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也。」（與黃康年，全集卷十）

又曰：

「宇宙間，自有實理所貴乎？學者爲能明此理耳。此理

苟明，則自有實行，有實事實行之人，所謂不言而信。」（與包詳道，卷十四）

古往今來，即有一種可以爲實行見貴的東西，其名曰道。「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鏡也。」（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年序表），這種道理一明，便可通行無阻，有其事、有其人，何必多言？天地雖不聲語，但它的動作循規蹈矩，所以日月無不及，而春、夏、秋、冬也不會過。古今那些有大才學的人，一舉一動，以此爲法則。上行下效，是以很少有人受到處分，就是在匆忙和急難之際，也不改變其常度。

左思，三都賦：

「美物者，貴依其本；讚事者，宜本其實」。

象山曰：（與廖幼卿，卷十四）

「人未知學，其精神心術之運，皆與此道背馳」。

不論心悟也好，經驗也好，知而後行是最可靠的辦法。稟賦、努力的不同，所知有大小深淺的各異。但，對眞理的本質並無差異。正如在海濱洗澡與隨着輪船到歐洲，東西兩大洋中途都可洗澡，同謂之洗澡，其觀感不同，而同用海水沐浴則一。道與人生亦此。故大雅君子，販夫走卒，皆於道之一義，信之而不疑，尊之而不廢。近人胡適謂中國文字，文言的是死文字，白話的是活文字。王公大人寫的是上層的、當官的；下層的是通俗的、老百姓的。此話失實，上層下層是以寫文章之人所享受的生活與愛好爲斷。胡適一生所居的地位是博士教授、駐美大使、北京大學校長、中研究院院長（死在任上）。吃、穿、住，都是上等的上等。他少年讀的全是經典，經典含義深厚，爲中國主流思想與精華所在。他把原料做成時髦的產物，正如冰化爲水，而水未曾離冰，如非老百姓才能作通俗文學，大官的才能做文言文。試問演員裝死，誰真的死了會演戲呢？「此皆私己之偏辭，非大公之通論也」。（司馬光漢中王卽皇帝位論），任何一時代、國家，都有它的主流思想，中國上古，沒有筆墨，結繩、雕石、刻骨，文字不得不簡，用意不得不練。簡、深、廣，此文言之由起。中國的哲學、文學、政治、軍事、歷史、經濟，抽去經典，賸下的

是一把枯草，一盤渣滓。中山先生，是最會革命的人，其時髦思想，好學精神，適之望塵莫及。其著建國方略，是文言文。適之用俗話說經典內容，又是不爭事實。

李翱言：（答王載言書）

「天下之語文章，有六說焉：其尙異者，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；其好理者，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；其溺於時者，則曰文章必當對；其病於時者，則曰文章不當對；其愛難者，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；其愛易者，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」。（註十三）

立場不同，出發點各異；愛好不一，方法為二。

譬如立法委員陳紀瑩、王寒生，前者是文學家，後者是宗教家。一個是「姐兒」「哥兒」不離口；一個是「信仰」「修養」不離身，其二人出發點與方法的不同，各自造成楚河漢界的局勢。傳教也好、革命也好、文學也好，其「義雖深，理雖當，詞不工者不成文」（李翱）的一點定見是一致的。

人生而失學，精神、心術之運用，拙劣不言可知。讚美一物，要不離其根本，知其當然、所以然；讚美一事，要看其有無，知其取舍，方不欺己。於此，道之在人心，亙古如一日，不增不減，平等自如。

（待續）

註十三：見「經史百家雜鈔」下冊一一〇八頁，李翱答王載言書。餘如註六。

內明雜誌創刊紀念

真理之光

荔城

林法紹題



編者的話

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的「剃度傳戒大會」，為香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別開生面，空前的創舉。社會各大報章，中西刊物，均以重要的版面登刊此一消息，並於大會開幕之後，以特寫的體裁詳加報導，可見新聞界對此事的重視。「青少年夏令營」，在香港極其風行，每年暑期舉辦青少年活動的，有數十個團體；特別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真是風起雲湧，爭先恐後地舉辦各種多姿多采，吸引青少年的節目。但佛教在這方面，却顯得十分沉寂、落後。僧伽聯合會會長暨諸董事，為號召佛教同人重視青年、引導青年，使青年們有機會體驗佛教正覺的生活，獲得身心康樂和健全的人格，故特舉辦佛教青年夏令營，以上二事皆是香港佛教嶄新的盛事，本刊不惜篇幅，特闢專欄，刊登各種活動。

本期為篇幅的限制，連載的「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」，「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」、「瑜伽師地論搜尋記彙編」、「佛教書院詩課」暫停一期。印海法師譯「中國淨土教理史」新斯居士的「今代狂潮，精神物質未能和諧」，以及其他文稿，當待下期發表。

在佛教文化界，各雜誌稿源奇缺的情況下，我們仍能如期地把這份五十多頁的「內明」送到各位手上，這都是愛護、支持本刊的各位大德作者們辛苦耕耘的成果。我們除至誠感謝之餘，尚祈教界縉素大德們，抱着為教犧牲的菩薩精神，利用更多時間來灌溉這塊園地，使它變成一片翠綠，盛開着美麗、可愛的花朵。

「內明」是一本剛起步的刊物，在財、才俱缺的情形下，需要改進的地方太多，我們誠摯地希望各位把寶貴的意見，不吝地告訴我們。

寫於編後

本刊收支報告

一、收入

上期結存	2,906.85
本期捐款：	
法亮法師	50.00
賢則法師	50.00
黎覺德居士	30.00
總計收入	3,036.85

二、支出

第五期印刷費	2,034.10
第五期郵寄費	353.10
第五期雜費	260.00
總計支出	2,647.20

三、結存

389.65

內明雜誌社謹啓
一九七二年八月卅一日